

麦凯恩的悲鸣

麦凯恩的国际名声并不太好，但把他当作美国价值的最佳代表，是美国理想主义最后坚守者们的悲鸣。

被誉为战争英雄、参议院雄狮和国家价值最佳代表的约翰·麦凯恩，于8月25日去世，享年81岁。他越战中五年俘囚落下手臂终生残疾，一生多次战胜皮肤癌，但在去年确诊头部胶质母细胞瘤后，“老兵不死”的传奇戛然而止。美国为他举行为期五天的国葬，这是美国168年以来获得如此殊荣的第32人。

麦凯恩死后极具哀荣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、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、副总统彭斯在葬礼上分别致辞。麦凯恩的灵柩，从亚利桑那州国会大厦，移灵到北凤凰浸信会教堂，然后在灵车的运送和三军战士的护灵下，再次移灵到华盛顿国会大厦，次日最终移灵到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国葬，麦凯恩葬于马里兰的美国海军学院。

出身于海军上校、政治岗位只是百位现职参议员之一的麦凯恩，得到美国最高规格的国葬，并不在于麦凯恩过人的政治天才和杰出贡献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价值的重述和理想主义的回流。

美国大概在政治上以四点为环左右摇摆。汉密尔顿的重商主义、杰弗逊的孤立主义、杰克逊的扩张主义以及威尔逊的理想主义，都可以在任何一位在位总统身上找到痕迹。小布什不顾国际社会反对，结成“志愿同盟”，兴兵伊拉克，这自是杰克逊“彻底胜利”冲动下美西战争的翻版，而今天特朗普一系列投资贸易政策，更像汉密尔顿的重商主义，以及杰弗逊的强权现实主义。自克林顿以来，美国理想主义在衰落，国内极端政治加速，“茶党”抬头，党派分化，共和党外的“特朗普党”也成相当气候，冲击美国立国之两党制政治结构。加上反全球化、种族歧视及移民等问题呈上升趋势，威胁了美国全球领导者的道义角色。

与威尔逊一样，麦凯恩也走上一条类似的政治轨迹。威尔逊本是一介书生，却走上从政之路，年轻时就患病，曾遭中风，从政后期多次中风，近乎瘫痪，第二任期最后几年几乎失去理政能力。麦凯恩本是追逐家族之荣光从军，没料身有疾患不得不



和静钧

弃军从政，晚年也是疾病缠身。他们两人都不是根深蒂固的党派传统出身，都具有理想主义倾向，都能在两党中左右逢源，没有受党派政见的严重束缚。因为他们都相信，党派利益之外有一项不变的和共同共同利益和理想，个体道德之外还有一项普遍的道义与义务，具体表现在威尔逊打破长达百年的杰弗逊孤立主义的枷锁，促美国投入一战，以理想主义的国际观，重整国际秩序，建立国际联盟。而身为参议员的麦凯恩，特立独行，以一人之力，挑战任何他认为与美国价值相背离的权威。麦凯恩与同为共和党的特朗普分道扬镳，甚至不许特朗普出席他的葬礼，为其政治理想主义打上了鲜明的印记，与特朗普自己声称的“有原则的现实主义”分开。

政治理想主义者常被人非议。关于他的英雄身份，特朗普认为英雄就应该战死沙场而不是忍气吞声当囚犯。特朗普如此乱咬，只不过宣泄麦凯恩对其政见的处处作对的不满。麦凯恩认为特朗普在移民、尊重女性，以及在国际关系上的盟友义务、自由贸易等方面都背离了美国价值，在国内医保之战投下了反对特朗普的关键一票。麦凯恩的政治理想主义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虽赢得了对手的尊重，却常常导致战友的反目。2008年与奥巴马竞争美国总统之位时，竞选阵营多次提示麦凯恩打移民和种族牌对付民主党对手奥巴马，麦凯恩就是不听，认为反种族歧视是根本利益，不能拿来针对政治对手。也有建议麦凯恩与小布什的反恐战争切割，麦凯恩却以国际道义为由断然拒绝，公开支持对外战争。

对于民主党人士来说，共和党的麦凯恩是一个能坐在一起共商的异党人士，民主党的克里竞选总统之时，甚至一度打算选择共和党的麦凯恩搭档，出任副总统候选人。奥巴马在任期间，麦凯恩经常追随希拉里国务卿，到全球各地传播美国价值观，干预别国的人权事务与内政。麦凯恩的国际名声并不太好，但把他当作美国价值的最佳代表，是美国理想主义最后坚守者们的悲鸣。☑

麦凯恩的国际名声并不太好，但把他当作美国价值的最佳代表，是美国理想主义最后坚守者们的悲鸣。

☑ [发自重庆]